

雁
郊
原
乡

那时,家里一间半土砖房,正房北向和半间偏房的屋顶盖稻草,正房南向盖青瓦。正房垛子之间搁着几根楼枕树,没有扎楼板,也没有篾织的天花板,抬头就看见檩梁和椽条。屋子进深长,一条正门,一条通向偏房的侧门,前后两扇木窗。屋里杂乱,开了两铺床,中间放置八仙桌,一角堆放屯粮的大陶缸,一角鸡埘上架着碗柜。南向有两片明瓦,补两道阳光下来,昏暗的屋子才显得亮堂了一些。半间偏房是灶屋,北面一扇小窗,煤火灶、地炉、水缸分别占据三个屋角。门外阶基围廊有大小两个柴火灶,杓兜里堆满柴火。

冬日,木窗糊着白色窗户纸,屋里幽暗冰凉。买不起床单,床上垫两床褥荐一床草席。八斤重的厚棉被,被面为自染蓝靛的粗布。夏日的罗纱蚊帐还挂着,或许有点抵御寒风的心理安慰。那天寒潮袭来,北风呼号,吱吱嘎嘎推响木门,拍得窗户纸啪啪直响。门窗紧闭,冷风从屋檐砖缝和猫头眼挤进来,满屋冷飕飕的,像个冰窟。刺骨的冷像锥子一般,钻到领口袖管,插入手指脚趾。母亲扯出印花手帕,擦拭冷风刺出的眼泪,啾啾吸着冷风,自言自语:“今日吗格外冷呢,难怪杓兜猪子巴窝哒,明日怕有雪落!”

那时乡下没有正式晚餐,一家人就着剩饭剩菜吃点心。烧热的半洋瓷把杯甜酒,我和母亲只尝了一口。父亲喝得满面红光,打起带腊八豆香的饱嗝,用我的废书纸卷着旱烟。舀出地炉瓮坛里的热水,轮流洗脸洗脚,全家围着地炉,拱着摇窝被烤火。稻草编织的坐窝靠着墙角,像高靠背单人沙发,舒适保暖。父亲猫着身子,坐在坐窝上,吧嗒着旱烟。借着酒性,话语比平常多,重复年少时的苦难记忆,酒后的眼睛变得更红。不久身子烤热,为节省煤炭,母亲用湿煤封火,一家人早早钻进被窝。一身的暖和抵抗住草席的冰凉,暖烘烘的被窝很快催我进入梦乡。

清晨,一阵很响的舀水声把我吵醒。我知道,那是母亲起床“打早火”,用大灶

天亮好个白

陆亚利

龙头锅煮猪潲,煮完潲再煮饭,等着菜米汤,调潲喂猪。大灶的柴火噼噼啪啪响,鸡们在鸡埘里咯咯地闹叫,黑猫蹿下楼梯喵喵抓挠门板,屋里一片嘈杂。我迷迷糊糊,极不情愿地睁开眼,感觉窗户纸比往常透亮。抬头一看,明瓦却像毛玻璃,没有漏下明亮的光。怀疑母亲起晚了,天大亮才点火煮潲,栏里两头猪又要造反了。瞟一眼窗台的闹钟,才刚过六点,觉得有些奇怪。醒来便有些尿意,披衣起床小解。屋角的尿桶靠近窗户,透过窗户破损的小孔,发现屋外满地白雪。反射的雪光,隔着窗户纸也还有些炫目。“哦哦哦,下大雪啦!”我惊愕地喊出声。守在大灶边的母亲听到,接上话:“是啰,徕几呢,晒起和猪样,有听到半夜雪头子打瓦响吧?昨日猪巴窝,雪头子带路,当然会落铺雪噻!”我急急忙忙穿上棉衣棉裤,翻出棉帽,踢开棉鞋,脚拥父亲的套鞋。顺手扯开鸡埘挡板,推开前门,跑向禾堂坪。

雪已经停了,漫天明晃晃的,让我有些睁不开眼。两寸多厚的雪,均匀地遮住紫色的地面,把禾堂坪封得严严实实,瓷片镶嵌的跳房子格子,已经辨不出方位。几条交织的鸡爪印,如铸刻的印刷凹版,规整而清晰。狗爪踩出一路梅花朵,伴着早行人的脚印,由禾堂坪延向屋场外。屋顶的雪比地上厚,屋檐边缘一列的浑圆,不细看檐底,分不清茅屋瓦屋。堂老树伟岸粗壮,不屑枝枝蔓蔓,没有挽留多少雪花。门前塘锄铺满雪花,几只鸭子对天寒地冻感觉迟钝,在塘里自在浮游。岸边的枇杷树,密密的叶子合力撑持雪花,半圆的树冠像一顶纯白的大纱帽。白雪压弯屋后竹林,一阵微风吹过,摇落点点雪星子。后山坡几丛盖满雪花的荆棘,像晾晒着一床床雪白的被单。柏树变幻烛光状的绿枝,如一根根冷白的白焰,稳稳地插在屋场侧面山坡。苦楝树丫杈粘附雪晶,几只麻雀不吱声,无奈地啄着苦楝子。

白雪清扫地面的尘土、沙砾、鸡粪,

粉饰路面、台阶的缺损,满屋场平平整整、干干净净。雪花掩盖凌乱,猪栏、茅房、杂房也显出些许错落有致。阶基石缝挂着雪渣,下面的沟壑盖上白盖子,捂住了平日的乌黑和腐臭。我咔嚓踩响雪晶,走到禾堂坪中间,深吸一口气,缓缓哈出一团白气,好似父亲抽上一根好烟,慢慢吐出烟雾,觉得浑身舒爽。

天穹灰白,雪光反照,旷野澄净。眺望垌里,白茫茫一片,见不到稻茬和草籽的痕迹。方正的田埂堆积成半圆形,如一条条逶迤而行的小银蛇。门前河消融雪花的铺垫,在巨幅白纸上,执着留住蜿蜒曲折的线条。河柳拒绝雪花的装点,垂挂着褐色枝条,身姿依然婀娜。远处的山丘银装素裹,梯田、树木、荒坡浑然一体,起伏绵延到天际。依稀看见垌对岸的村舍,白顶紫墙,高低错落,不经意被雪花勾勒得别有韵致。

早起挑井水的人多起来,禾堂坪中间凹出一条雪地小路。狗们也心情舒畅,在雪里撒欢,地上印满白梅花。鸡爪杂乱,如水墨皴出的竹叶一般,满地铺陈。小孩子们陆续起床,格外兴奋,穿着棉布鞋,将雪晶咔嚓咔嚓踩得脆响。不约而同,抓起一团雪,你来我往,砸向对方,欢天喜地打起雪仗。正巧雪团在脸上开花,眉上嘴上粘着雪花,扮出个白胡子老人。一阵哄笑,带出几颗缺牙。雪屑跌入衣领,仿佛火星灼烧脖颈,低头尖声尖叫拍打。一窝蜂跑到后山坡玩,排队滑雪。没有雪棍,仰面和衣从坡头跳溜下来。有人速度过快,把持不住,横着滚落,没有系搭盖的帽子掉落,抢先滚到山脚。次序乱了,几个人扎堆滑倒,起身互相拍打满身雪屑,得意地哈哈狂笑。北坡的雪稍厚,我们背来撮谷把、洋铲,高高堆起一个雪人。拿煤块嵌一双眼睛,捡一个烂草帽戴上头顶,撕一条红纸贴做嘴唇,样子憨态可掬。小伙伴们个个擤着鼻涕,左瞧瞧,右摸摸,欢声不断,忘却手指冷得发愣。

本是晨光熹微,却是天亮好个白。儿时悄然一夜大雪,意趣正如雪泥鸿爪,永远鲜活在记忆里。



灰犀牛

刘新昌

我们公司有个女同事,性格温柔,长相甜美,做事认真,全日制硕士毕业。因为公众号的事,我和她接触过几回,得知她儿子正在读高中。

按说,这个节骨眼上,当妈妈的肯定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孩子和家庭上。可我却发现,她特别爱加班,晚上不到12点不回家,早上7点不到就到公司了。逢年过节,大家都对值班唯恐避之不及,她却时常主动要求值班。开始,我以为她是敬业,后来才发现,原来,她对家似乎有种厌倦感,离家越远反而越开心。

今年集团内兄弟单位频繁招聘,她总是第一个报名,不挑职业、不挑地点,哪怕西藏、新疆这些偏远地方,她也跃跃欲试。国庆节过后,她终于如愿以偿去了海外公司。

昨天,她部门的同事来我这里交稿子,无意间聊起了她。那同事说:“她呀,很好的一个人,不知为何,家庭生活似乎亮起了红灯。”

“她的家,去过的同事都说,简直是个垃圾场。后来发展到,她只要想起那满大街找废品的公公婆婆,就会恶心。你说,同一个屋檐下住着,她竟能做到一个月不与公公婆婆打照面。唉!”

她同事说完,叹息一声,走了。

这让我想起最近很火的一个词:灰犀牛。是的,她的婚姻生活里一定闯进了一只灰犀牛。

“灰犀牛”这个词刚出现时,多半指经济领域,比如说高房价、高杠杆等,后来慢慢衍生到各个领域。百度一下就知道,灰犀牛是生长于非洲草原的一种食草动物,体型笨重、反应迟缓,你能看见它在远处,却毫不在意。可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,憨直的路线、爆发性的攻击力定会让你猝不及防,直接被扑倒在地!因此,婚姻生活中,一旦灰犀牛在一方心里发作起来,多半是没救了。

我有个博客朋友,叫王相文,他是个诙谐睿智的老头。他曾讲过一个故事:有个同事,暂且叫张三吧,张三有个很奇怪的举止,就是吃相不雅。张三举筷子夹菜,非得把盘子翻个遍,才能找到他认为中意的菜。菜夹起来后,还要顿一顿,搞得满桌面是油。更让人难受的是,张三往嘴里送菜时,他的舌头会从很远的地方伸过来迎接,舌尖像长颈鹿一样把食物卷起,然后从容地送进嘴里,再闭眼咀嚼,作陶醉状。

张三的爱人是个老师,有文化,且讲究。年轻的时候,他们为此吵过,可床头吵架床尾和。孩子大了以后,矛盾升级,但为了孩子,老师忍了。孩子上大学以后,两口子离婚了。为啥离婚?老师说,实在受不了他!

一句“受不了”,道尽婚姻破碎的根源!

都说婚姻是一座学校,既然是学校,你就要学习,就要改变。改变的方向是啥?王相文说得好:向对方靠拢,向文明靠拢。但凡对方不喜欢或特别是厌恶的,一定要努力避免、努力改正,别以为这是小事,小事不小,弄不好就是可怕的灰犀牛,天长日久,就会冲毁你原本幸福的婚姻生活!

挑水的父亲

石泽丰

父亲一个人负责挑水,他挑了一担又一担,挑得满头大汗。他最多也就解开衣扣,接着挑,使煮饭的张奶奶和炒菜的王婶婶不愁没水用。父亲这样默默地忙碌着,一家又一家,一年又一年,从来没有停歇过。这使我想到父亲的

他平时所用的小木桶去挑水,他也是急忙夺了回去。看到他去挑水的背影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一生:劳碌、默默无闻、善待别人。他影响着我,驱使我在平淡的人生中踩着他的足迹前行。

在生活的道路上,我常常惦记着我的父亲,也常常想为他做点什么,我知道他一生为我做得太多太多。就是在我参加工作之后,每次听说我要回去,他就提前把我的床铺好,把棉被晒得暖暖的。我一回去之后,他更是忙这忙那。记得有一次,我见水缸里没水,便拿起

